



我拍株洲美景

贺为民

株洲城镇美观,山川俊伟,江湖秀丽,对共和国成立70年巨变和自然人文美景体会最深的,莫过于我们这些摄影人了。

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我先后去过大美云南、多彩贵州、圣洁西藏、绝色苏杭、神秘湘西、秀丽桂林……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株洲的人文胜景和秀丽风光。

1981年5月,我和朋友去茶陵县城游览,沿着南宋古城墙漫步至洙江岸边,见到城南江边楼台上俯卧着一头壮实的铁牛。它怒目圆瞪江面,头角锋锐,昂首西南,虽长年累月日晒雨淋,但铁牛浑身不见锈斑,显得光滑油亮,看上去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于是,我们用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得的人文风景。后来我们又去茶陵县高陇镇光泉游览,那是一口别致的泉井,四面群山环抱,似一块圆镜镶嵌在青山绿水间,井口几经整修砌石,显得整齐雅观。靠井的岩壁上雕刻的“光泉”二字,相传系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所题,字迹浑厚刚劲,气势磅礴。我又把这一美景拍了下来,并为《茶陵铁牛》《光泉》照片,配写两篇小散文,先后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

1986年以来,我曾多次去神农公园(原名奔龙公园)采风,当我背着摄影包,提着三脚架登上巍峨挺秀的神农园,只见蓝天白云下奔龙山麓古木参天,郁郁葱葱,湖畔亭台楼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湖面游船小艇来往如梭,碧波荡漾,好一派山水风光。我一拍下这些美景,每每都有收获。《湖中亭影》被《湖南日报》作为“湘江”副刊的刊头照发表,《公园小景》《神农览胜》先后被《三湘都市报》和《经济日报》采用。

有一次,我和株洲日报摄影家曾湘文两位老师去大京风景区参加文化活动,因第二天有采访任务,那晚我们夜宿大京听雨。早上起来,我们沿着湖边的小道散步,雨后空气格外清新,使人心旷神怡。这时,晨曦在雾霭中嬉戏,阳光在露珠中欢笑,水鸟在空中飞翔,游船在湖面游弋,整个大京湖在我们面前活了起来。我赶紧拍下这一晨景。1996年6月29日,《湖南日报》用较大篇幅刊登了我拍的这幅《京湖泛舟》,编辑还特意在图片下面注明“摄于株洲县大京风景区”。《株洲日报》和《中国当代摄影家作品鉴赏》也先后刊发了这幅照片。

2008年1月,株洲遭受百年罕见的冰灾。为了拍摄雪景,反映电力工人抢修线路的情景,我和几位摄影友冒着严寒,几次滑倒,艰难地登上了白雪皑皑的九郎山。在山顶眺望株洲,一片冰天雪地,远处鳞次栉比的楼房,穿着白色的衣裳,屋檐上悬挂着长短不一的冰凌;近处高高的电力铁塔直插云霄,空悬的高压线被冰雪压垮,工人们正在紧张攀援抢修……我赶紧掏出相机,按下近100幅人、铁路与冰雪的图景。其中,《奋战九郎山》等4幅照片荣获“雪战2008·湖南省抗冰救灾纪实图片展”优秀作品奖。

2008年5月,中国摄影家协会与株洲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美丽家园和谐株洲——全国摄影大展”,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家一道,穿行在株洲的各个角落,用镜头表达人与居住、人与建筑、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的关系,体现株洲人的美好生活状态。我拍摄的《莲塘楼影》《都市牧歌》《晒日子》《和谐图》入选这次摄影大展,其中,《莲塘楼影》被《中国摄影》选登,《都市牧歌》在“全国摄影擂台赛”中获优秀奖。

炎帝陵祭祖是每年都会举行的重大活动,也是摄影人拍摄株洲人文景观的极好时机。为了拍好2008年11月8日的省祭活动,我特意花5000多元加买了一只尼康超广角镜头。祭活动一开始,我就紧跟队伍抢拍,时而近拍,时而远拍,时而仰拍,时而俯拍,把整个活动过程记录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那次拍的人文照片,有近10幅(次)作品展出、刊登或获奖。其中,组照《炎帝陵祭祖》在“红色炎陵全国摄影大赛”中获一等奖。

2009年12月,《湖南日报》准备刊发株洲市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报道,我马上拍摄了市中心广场美化后的全景照。12月9日,《湖南日报》以《一座城市的蝶变——株洲市推进美化工程创建文明城市纪实》为题,在头版头条位置配发了我拍的这幅照片。翌日,《株洲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配图转发。

为了拍摄株洲的美景,我踏遍了株洲的山山水水。一路走走停停,在快门的轻轻一按一瞬间,把株洲的美好山河定格为永恒。我拍的风光美景,除了随时上传博客、微信和美篇与朋友分享外,也有不少摄影作品参展、发表或获奖,有的还走出国门,被马兹别克斯坦国家展出收藏,在巴黎、东京、悉尼举办的“中国风光风情摄影展”绽放。



罗艳军 书

抱在怀里的中秋

黄金云

那年,我三岁。中秋节的早上,高山朦胧,夜鸟还在梦中。母亲抱起我,赶往县人民医院。我家在山里,母亲想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想医生第一个为我看病。她的脸上,除了疲惫,更多的是焦虑。

那天中午,一觉醒来,我的脖子上长出了一个大拇指大的包,只是胀,并不痛。母亲把我带到大队赤脚医生那里,医生说,用点药敷一下,如果不行,那就到县人民医院去。到了晚饭后,这个包不但没消,还长到了茶杯那么大,而且开始隐隐作痛。母亲看情形不对,连忙到大队会计那里,去借两块钱,准备明天看病。

我家是有名的贫困户,不过,以前我家从没有向大队借过一分钱。一般的人想从大队会计那里借到公家的钱,想都别想。大队会计平时一脸阴郁,是个不好说话的人,连大队书记都让他三分。母亲说出借钱的事,他翻着白眼,狐疑、冷漠、拒绝,还随着口水,把两个冰冷的字吐到地上,“没有”!母亲手上举着照明的火把,脸瘦削而焦急,目光恳切而坚定,母亲救子心切的母爱演变成了疯狂,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这是救命钱!母亲借到了两块钱。

母亲背上背一个放了衣裤的布包,手里抱着三十多斤重的我,急匆匆地赶路,从我们那个山里,到县人民医院,有三十多里远。到县人民医院时,母亲头发蓬乱,衣服汗湿了,她很少进城,第一次来县人民医院,有些胆怯,也搞不清要排队挂号。母亲向一个城里模样的人打听,如何找医生看病。他见母亲这个样子,说了句“土包子”,满脸不屑地走开了。

等到医生给我看病时,医生说,要开刀。母亲看着被挤压而只能歪着头的我,有些担心地问:“可以包回吗?”意思是说有没有生命危险。

“那个跟你包回来?”医生就那么直接,那么不耐烦。母亲没读多少书,但这样的话还是听得懂。听他这么说,抱着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看着我痛苦的样子,母亲茫然的双眼中,滚落出一串泪水,她不知下一步,脚该走向哪里。

正在这时,母亲见到了婶婶,其实是原先的邻居。她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就说先到她家再商量。婶婶家离医院有半小时的路程,住在铁路边上。她把这件事一说,附近一些好心人便来帮忙,告知离这里有几十里远的南乡,有一个民间医生会治这种无名肿毒包疗之类的病,不要去人,去拿药就行。

到中午时,我脖子上的包已经长到饭碗那么大了,脑袋只能歪向左边。我不停地哼,不停地哭,母亲想哄着我睡,哼着催眠曲,“乖崽崽,好好睡。崽舒服,娘不累”。我哭累了,也想睡了。母亲想把我放到床上去睡,刚放下,我又醒了。母亲只好又把我抱起来,我把头枕在母亲的肩上,这才入睡。

趁这个时候,婶婶把我抱过去,母亲可以歇息一下,去吃几口饭。醒的时候,除了母亲,我不要任何人抱。母亲走到桌子边,才扒了几口饭,筷子还在手里,饭还在嘴巴里,便伏在桌子上睡着了。从昨夜起,她就一直抱着我。婶婶看着母亲,叹了口气,“唉”!摇了摇头。下午,大哥得到别人的口信,已经往南乡拿药去了。我醒后,要么把头靠在母亲的脖子上,这样,没有那么痛,要么站在母亲怀里看火车。山里的大人看火车的机会都不多,也喜欢看火车,何况小孩?母亲抱着我坐在床上,让我从窗户里看火车。火车冒着白烟,“哐当哐当”,“呜呜”长鸣。我的注意力分散了,竟然可以十几分钟不记得痛的事了。母亲一边担惊受怕地抓紧我的衣服,一边靠在窗台上,眼皮一耷拉就睡着了。

晚饭后,天上一轮新月。婶婶拿了两个月饼给母亲。这时,母亲才记起今天是中秋。因为又胀又痛,我时而哼,时而哭。母亲一边轻轻地给我擦,一边说:“我的崽最乖了,最懂事了,还忍一下就好了,哥哥就把药拿回来了,崽的病就好了。”过了一会,这一招不管用了,母亲就指着天上,一边摇,一边唱:“月光光,梭罗树,火烧香。烧了公公的袜带,烧了婆婆的裙带。东一拜,西一拜,带着崽崽看世界。”当时,躁动难受的我,只觉得这歌好听,母亲的声音好听。在母亲怀抱中,在母亲的唱腔里,我渐渐地没有了呻吟,缓缓地进入梦中。

暗夜中,大哥把药带回来了。敷上药两个小时左右,我脖子上的包便渐渐散热消肿了,我真正地睡安稳了,母亲才把我放到床上。这时,婶婶家闹钟的时针指向十二点。岁月像把锋利而无情的刻刀,把我的记忆一层层削掉,却不能删掉那个中秋。长大后,特别是为人父后,我一次次回放,一次次回味,一次次感触那个中秋。那一天,懵懂无知的我简直就是折磨母亲。母亲用柔弱的肩膀和疲惫的身躯,百般地承受着这一切。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亲的中秋节。

神农风 抵达(外二首)

秦甌

我与清风脚步
于那年夏天抵达你的城市
彼时护城河蔚蓝的天空
有一场绚丽的太阳雨

我用文字记录和储存
行程中的每一枚足迹
那些散落的篇章
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注解

城市广场的阳光正好
我的目光穿越罗霄山脉的深绿
试图在你的发梢
寻觅春天山花盛开的胜景

那场太阳雨后的彩虹
在我进退维谷的局促间
洒落一地的芳菲
蝉鸣落入我的心湖

我踟蹰徘徊的身影
迷失你纯净闪烁的双眸
多年后我记忆的窗口
始终悬挂那场绚丽的太阳雨

山洪暴发

山势巍然沉默
暴雨降临猝不及防
雨点密集喧嚣
暗流潜伏丛林沟壑

预谋的冲突涌动无序
集结号开时间的缺口
洪流裹挟泥沙、石块、腐木
驰骋奔突犹如千军万马

原始野性的洪魔
猛兽般摧枯拉朽
攻城拔寨肆意汪洋
生命无以抗拒

人类与自然一脉相承
这多像上世的流言飞语
潜伏的流言一旦形成洪流
潜伏的流言一旦形成洪流

蝉鸣声切

天空蔚蓝 稻浪飘香
夏日的酷热严丝合缝
汗水滴落 一地金黄

夏风与蝉鸣
弹奏大自然的琴弦
天籁般的悦耳起伏

火烧云的魔幻景象
于我童年的天空
放飞无限的遐想

我用成长的足迹
在蝉鸣声切的日子
守候老屋的青葱记忆

白露打核桃

郭旺启

“白露打核桃,秋分摘花椒”。每年白露前后,便是核桃收获的时节。为什么要等到白露打核桃呢?因为白露节气所处的月份,正是核桃的成熟期。核桃生长到白露时节,外皮由青变黄,果仁饱满,味道香脆,个别核桃顶部的外皮还会裂开,这是核桃成熟的标志,收获也正当其时。

小时候,我最爱吃的就是核桃了。那时村口有一口水井,井旁有一条水渠,渠下有一棵又粗又高的核桃树。每年秋季,这棵核桃树上结满了青绿的核桃,引得我们口水直流。“白露到,竹竿摇,小小核桃满地跑”。印象中,这棵核桃树是有主的,我们自然不能随便爬上摘核桃,更不能竹竿打核桃。但是到了白露时节,核桃成熟后,有的会从树上自然掉落,捡到后就成了我们的美食。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就每天早上或傍晚去核桃树下转一圈,看看能不能捡个意外之喜。但是这种“捡漏”的效果并不好,一方面掉落的核桃少,捡的人多,机会很少;另一方面有可能捡到的是虫果,不能吃的。所以,谁要捡到了好的核桃,就得意洋洋,到处炫耀;要是捡到虫钻过的核桃,就垂头丧气,悻悻而归。

后来,我们发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深沟,虽然里面杂草丛生,但是却长了几棵高大的核桃树。于是,这里就变成了我们的采摘乐园。

夏秋交际之时,核桃尚未完全成熟,我们便开始了打核桃的计划,因为肚里的馋虫早就蠢蠢欲动了。核桃树也真是奇怪,垂到低处的枝条很少结核桃,离岸很近的枝条也很少结核桃。所以,爬树摘核桃的话,比较危险,用竹竿打核桃,又够不着。这可怎么办呀?有句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因此,这并没有难倒我们这群“贪吃鬼”。有的用弹弓瞄准了核桃打,有的用扁扁的石块使劲儿砸,有的用胳膊肘粗的短木棍狠狠地冲,虽说命中率不太高,但核桃还是被我们打下不少。看看砸的核桃差不多了,我们便下到沟里,去杂草丛里仔细地搜寻,免得有漏网之“鱼”。即便这样,也还是有找不到的核桃。捡完核桃后,我们来到河边,平均一分,便用石块砸开青皮,露出里面的硬壳,用河水冲洗干净外面。清洁完核桃皮后,我们的手也变了颜色,从一双小白手变成了小黄手。没有十几天,小黄手是根本褪不了色的。最后,我们带着胜利的果实,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有时候,我们也会直接把青皮核桃带回家,放在屋檐下晒上一周,用双手轻轻一搓,青皮就脱落了,非常干净。褪皮后的核桃一定要晒干,不然果仁儿会烂掉的。刚摘的核桃,吃起来又香又脆,晒干后的核桃,嚼起来香味醇厚。

如今,村口附近的这些核桃树早就被人砍掉了,再也吃不到孩子像我们那样去捡核桃和砸核桃了。现在,孩子们想吃核桃,大人去超市或商场购买几斤就行了,吃起来很方便。儿时的那种独特乐趣,只能留在我们的美好回忆中了。

世相

猫朋狗友

阿紫

“亨利”是2007年秋天来到我家的,那时它才一个月大,它的到来很快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原本除了上下班,我们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认识任何邻居。有了“亨利”,每天遛狗自然而然会遇到别的狗主。一来二去,彼此就成了朋友。“亨利它爹”“玛丽的妈咪”“约翰它姥姥”……我们彼此这么称呼,每天傍晚一群狗加一群人于大草坪聚会,仿佛在开家长会。

中国是熟人社会,朋友多了会带来一些生活便捷,比如各种信息得到交换,知道了附近哪家超市鸡蛋在做活动,哪个医院眼科做白内障手术成功率高……当然也会带来一些烦恼,比如我们没要孩子,“皮特他爸”大龄未婚,这些“瑕疵”常常会被某些狗友关注。关注者比追星族还执着,隔不多久问长问短,有时不胜其烦,压不住火给了他们点脸色看。他们却并不在意,无论如何也不“取关”。

随着“亨利”年纪越来越大,当年的狗友渐渐一个个如一辆车消失天际,或者如一艘船沉没海底,不见了踪影。某日偶遇“玛丽的妈咪”,她说“玛丽”已经过世一年多,而“约翰”半年前去世,我们是知道的……

爱犬“走”了,为何不再养一条?它们的主人有的受不了生死离别的痛苦,不想再经历一次。另有一些感慨养狗太苦了,常年睡不得懒觉,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得硬撑着出去遛狗,还得承受不少吠犬人士的白眼。

没有了狗,狗友之间的“塑料花”友谊也就瓦解了。相比之下,“铲屎官”之间的友情更持久一些。我所在几个猫友群,许多人养了两只猫,养“三胎”“四胎”的也不少见。猫不需要遛,准备好充足的猫砂、食物和水,主人出去旅游几天也不碍事。猫的相对独立性,使得终身养猫者比比皆是。而且就我接触的情况而言,猫友群里“猫爹”“猫妈”整体层次,明显高于小区里的“狗爹”“狗妈”。有个猫友群博士扎堆,海归成群。其中不婚族、丁克族比例颇高,另有一对女同志早已宣布“出柜”。猫友们很尊重他人隐私,从不互相打听、评论别人的生活状况。

前阵子得了眼疾,知道群里有位猫友是医生,在本市某家知名医院眼科主刀。本想找她帮帮忙,但一想自己患非疑难杂症,其他医院也治得了,便忍住没有劳烦她。君子之交淡如水,以猫狗为媒介建立人脉去做别的事,很可能最后维持不住原本并不坚固的友情。

随着“亨利”越来越老,我们曾经的狗友几乎已经消失殆尽。我们长期给小区里的流浪猫寻找养父养母,猫友的数量倒是每年都在增加。不聚会,不攀比谁家的猫品种高贵,天南地北每天在手机上热闹着,猫友们的友谊或能这样天长地久下去。

